



陳哲畫集

60回顧展

PAINTING

BY

CHEN CHE

A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OF

60 YEARS

各人不同的本質。最記得老師當時曾以摩達（馬蒂斯、盧奧、馬爾克等人的老師）自勉，期許自己能因材施教讓各個學生的特性得以發揮。老師也常說一個好老師要能包容各種不同的學生，能將不好變成好才是好老師的能耐。

我想，不管在個人創作或教學上，老師都是以其自信、冷靜的頭腦，駕馭情感的世界吧！儘管世事變遷，仍有句話在心裡：「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邱瓊暖成立畫室時合照。

我的導師陳哲

朱紋晢

國立台南師院講師

初見陳哲老師，怎麼看都不相信他是美術老師，黝黑的皮膚、整齊的穿著，講話時總是臉露微笑，一點都不像小說或電視裡的浪漫藝

術家形象，倒比較像是體育老師。但是一站上講台，你不得不佩服他那專厲的美術素養與知識，循序漸進的教學引導，尤其是詼諧幽默的引喻，常常讓學生獲益匪淺。還不時洋溢著一陣陣的爆笑，直到下課，毫無冷場。所以私底下，學生不僅十分期待美術課，還偷偷送給陳老師一個「冷面笑匠」的封號。

高中三年在陳老師畫室學畫的日子，是我高中生涯中最快樂的時光。在那裡，畫畫十分自由，老師總是順著學生的特性，因材施教，並且鼓勵同學間的相互觀摩學習與討論。不僅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也提高對美術作品的鑑賞力。所以陳老師學生日後的作品，幾乎沒有人是一成不變的相同風格，每人都各自擅長在自我的領域中，這也是陳老師畫室最可貴的傳統。

陳老師除了教畫外，亦十分關切學生的課業與生活，除了畫畫上

的問題，舉凡學業上的挫折，生活上的不如意，感情上的困擾……等等，都可在他那裡得到一個中肯的建議。另外，他也認為，不僅畫要好，功課更要齊頭並進，所以勤於畫事，而疏於課業的，也會被他請回去好好用功讀書當時的陳老師畫室，雖然不大，卻擠滿了來自各個學校、不同年齡層的各路英雄好漢，在那裡，有爭辯、有學習、有歡笑、也有淚水，是愛畫畫學生聚集的場所，也是學生流連忘返的心靈歇息處。也因此，不管在學或業已畢業，都對陳老師的畫室，有很強的向心力，因為那裡或多或少，都伴隨著自己的成長及年少輕狂的日子。

教學至今已十多年，回想初執教鞭的惶恐，忝為人師，常以陳哲老師的教學精神自我期許，希望能不辱師命，在美術教育的傳承上，紛盡棉薄之力。



朱紋晢夫婦、蔡仁美、林淑蓉於高雄市名展藝術空間陳哲個展時留影。

一切安啦！

蔡頌德

國立台灣師大碩士

樂觀，是我對陳老師最深刻的印象。

「想當年」還穿制服、理小平頭的時候，被學、術科雙重的壓力搞得透不過氣來，可是每當來到畫室，聽到陳老師開朗的笑聲，一響那麼，似乎天塌下來都無所謂，萬事OK，一切「安啦！」尤其是重考那年，陳老師更讓我有恃無恐，只要老師說沒問題，好像就可以無條件保證師大一樣。

離開畫室後，上師大，念研究所，一直到放棄教職踏入設計界，清風和螢幕完全取代了筆和畫紙，成為我生活中的一大部分，但是老師當年教導我畫素描、水彩該如何構圖、佈局、整理收尾的基本道理，卻結結實實的轉變為我做設計的概念，成了我在商業設計工作上的利器，這是我確實能夠體會得到的，也特別感謝老師的教誨。

負笈北上至今，屈指一算，竟已有十五寒暑，然而陳老師笑口常開的面容，始終令我難以忘懷。

永遠的老師

江素媛

桃園陽明高中任教

能夠順利考上師大美術系，對我幫助最多的就是陳哲老師，高中

畢業考上成功大學唸了一星期，才決定重考自己喜愛的美術，短短幾個月，時間緊迫，但是每次到畫室都很愉快，很有收穫，因為畫室裡有陳老師風趣、認真、有方法的帶領與指導，所以每一次，每一張畫都有明顯的進步，實在是佩服老師教學「有一套」。

大學畢業第二年進入嘉義高中服務，與老師相處的時間更長，從老師那兒學到更多的教學方法與態度，老師在課堂上聲音宏亮，精神飽滿，加上精闢的講解與仔細的示範，並且常常幫助學生解決生活上遇到的難題，每個學生就像老師自己的小孩一樣關心、照顧。記得美術班有位蔡同學因為腿部受傷，走路不方便，寄宿嘉義市區，父母不在身邊，整整有一個學期，陳老師每天接送這位同學上、下學，老師也利用早自修時間，與學生談話，輔導學生生活與課業，認真、投入的精神令人佩服。

很慶幸自己在學生時代與為人師時，都有老師在旁指導與照顧。

幽默的藝術導師陳哲

王以亮

義大利米蘭藝術學院

陳老師不論在杏壇或藝術界，甚至婚禮都開花結果纍纍，受惠師恩播苗撒種成長之學子更是無數。



與王以亮攝於義大利米蘭

趁著這次展出，很榮幸有機可乘為陳老師「立傳」，更正，應是「立傳聞」才對，希望將過去在師門學習的點點滴滴宴饗大眾。

在陳家班一向以「亮個」稱呼我，後來隨著歲月成長，就變成了「亮哥」。陳老師是我的藝術啟蒙導師，同時也是生活的啟蒙夫子，自從十七歲拜師學藝於其門下，使我的生命有了重大的改變，因為在他那兒所能學到的不只是繪畫，還有更多的人生幽默，如同在他的作品中所蘊含無數的藝術趣味，在他的畫室中所看到的不只是色彩，還有陽光與歡笑，在此之間老師那白白的大門牙就是串聯因子。有一次陳老師的生日，學生們送了一個蛋糕，上面用巧克力擠成陳老師畫像，切蛋糕時老師出了一道題讓大家去想，該從哪個部份切下蛋糕？答案就是從嘴部切開，這叫「笑口常開」。

記得十多年前的陳老師畫室只有三、四坪大，大大小小擠在一起

十幾個學生有的坐，有的站，甚至有的在臥舖上畫，也因此拉近了彼此的距離，也成了一支齊赴考場最有向心力的陳家軍。這支聯考的常務軍通常由陳老師領軍，或由已考上大學的師兄師姊帶領，一路浩浩蕩蕩，嘻嘻哈哈，集體揮軍北上。住宿台北期間由師兄師姊督軍，應兵演練，考前加強；上了考場，每人手提一只紅色的小水桶，監考官一眼看到紅水桶就辨出這群必是陳家班的學生，因為每年都有一隊人馬提著很鄉土的紅水桶來應考，所以過去紅水桶就是陳家班的標誌，也因陳家班每次戰績非凡，全台聞名，「紅水桶」更威名遠播。

為什麼陳家班的實力如此驚人，因為除了在術科上的砥礪外，還有一種課外的特殊訓練，就是激發潛能三大秘訣，特藉此公諸於世，以免日久失傳。第一項為反應速度訓練，加強每一學生反應力，因為在有限的時間考試，必須很迅速的完成作品，所以一進門就要與陳老師作一番反應速度比賽，看誰的反應速度較快，往往到達畫室時，未見師影先聞其聲「○○好」；第二項為機智問答，每當大家專一心思於畫面上時，陳老師往往突然的來一段應智問答，例如「腳撐」是什麼……等；第三項特訓為戰鬥大會，這是為了訓練口才與膽量，每次90分鐘一到，就勒令停筆，把作品並排在前面，每人針對作品自白與互相批判，就是在這三種古怪的特訓中，將每一位學生秉賦的特質激發無存。

陳家班的花絮，隨著歲月的音符飄落生根在各個「角頭」，永存於心中的回味與感懷老師之教導，今僅提供小傳聞二、三篇，以感師恩之浩蕩與英語連綿之迴響。

老師好像比我還健忘

林文琳

嘉義女中任教

我十七歲就跟老師學畫，當時是隔壁班同學帶我去畫室的，像個跟班的學徒，也沒正式拜師。學了一陣子後，也沒人向我收學費，只好問畫室的人，怎麼繳？他們說是三百元，牆壁上有個馬糞紙袋，自己算好時間自己放錢進去就行了。我在想那多危險？紙袋又沒裝鎖，錢被偷了怎麼辦？誰也不知道是有沒有交錢？甚至老師也不知道錢是誰交的，怎麼可以呢？學費是三百元，也不知道是一個月還是一學期？過了兩三個月，媽媽要我拿六百元給老師，不久老師表示：師母說交太多了，又退回我大約兩三百塊吧？當時我很高興，想把這些錢據為己有，老師卻說：「文琳，你一定要把錢交還給妳媽媽，不然老師會很失望！」我說：「好吧！」後來學畫的日子，也記不得自己有沒有按時交錢，老師好像比我還健忘。

因為我是家裡唯一的女兒，所以每次放學後，都由爸爸接送我去

畫室，有時爸爸沒來，老師還會載我回家。到現在為人師表了，也還會在街口看見老師載著學生，甚至是下著大雨的日子，見到這一幕心中不免一絲悸動，紅了眼眶。

在畫室裡，學生很多，大約會有兩三個學長或學姐天賦異秉，很快就得到老師的賞識，而我就會盯著學長（姐），要他（她）們畫給我看，提示我一些美學上的觀念，等到老師全盤講解時，理論和技術上都能齊頭並進，得到很大的收穫。想想老師在工作崗位上努力的傳授畫藝，為我們打下紮實的基礎，數十年如一日，我們一代接著一代，不斷地湧上來，而老師除了繼續創作之外，仍然一本初衷，帶領一群初學者，踏上藝術之路，我想老師不只是一位藝術家，還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



青春少女的陳美惠

我是老師遺失的女兒

陳美惠

台中市高商任教師
大業國中任教

老「爹」：您好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已畢業十年了！師大畢業這十年來，我一直告訴自己，美惠的這一生，如果沒有遇上您，人生應是黑白的；而這一生的轉捩點—就在高中時代進入您的畫室，接受老師的教導開始，您賜於我的，除美術方面的知識、技法外，更讓我享受到溫情和詠興快樂，也成就了現今我快樂溫馨幸福的人生及家庭，此恩此德，絕非「感謝」二字所能言表的，它將永銘於心。

感謝老師及師母，在五月份畫展時，千里迢迢來給美惠鼓勵打氣，見了您們，真是非常非常的高興。

回想高中習畫的過程中，畫室中充滿溫馨、歡樂，宛如一家的情景，絕非日前功利社會一般畫室所能比擬的。尤其您對我的包容與關愛，分文未取的教導，否則鄉下貧苦家庭環境下的我，豈能有機會進入藝術殿堂。當初您常說，我是您別離重遠的女兒，因我擁有的共同特徵—黧黑的皮膚，高高的額頭，短短又有點可愛的鼻子。您曾帶我及您真正女兒美真，到嘉中畫室，學校的女校隊一致認為我才是

您真正的女兒，由此可見，我倆真的又像又可愛。師大求學時，您的書信中，談及您是我多出來的父親，應稱呼一聲「爹」，所謂「爹」，即多出來的父親（父親多字的結合）。且信件中不斷鼓勵女兒要努力求學，不屈服於環境，更寄上1000元要我購買顏料、紙筆，勤於學習。這份溫情流露至真至誠，豈能令人輕易忘懷。現今我常懷感恩的心，得之於您者太多，盼也能多付出一點心力於社會、學生。大學的信件，至今仍保存珍藏，每遇挫折時，打開信件，讓那份溫情溫暖心靈，重拾信心。

生長在嘉義縣鄉下，父母感情不睦，缺乏親情，生活又不富裕，幸得您關愛、照顧，讓自卑又笨拙的我，得以快樂的度過三年高中生活。三年畫室的美好日子，至今在授課時，仍讓我津津樂道，將那份親情、溫馨、快活的習畫氣氛，傳達給學生們知曉，也期盼他們都能相互關心，互助合作。

煩請老師代問師母好！

祝您

快樂如意

女兒美惠敬上

老師評畫是不留情的

蘇秀芳

大業國中任教

「陳老師」這三個字確實影響我很多也很深刻，是我人生中很重

要的一個點。當年，他有著強烈的影響力提領著我的意識去面臨殘酷的挑戰——聯考，而毫不畏懼。如今我雖已離純藝術相當遠，但仍很慶幸曾有過與陳老師學畫的生活；也許是因為那種生活是充滿了對理想的追求與挑戰，心中是篤定且踏實的。

畢業至今已整整十年了，看過許多莘莘學子努力用功追求成績，卻不知真正要的是什麼？這些情景讓我回想起當年在畫室的點點滴滴，似乎我從未感到茫然過。讓我慢慢步入時光隧道，檢拾一些回憶吧……。

十五年前初到畫室，給我的第一印象是：裡面有一個很嚴肅而且不苟言笑的老師，還有一屋子的哥哥姊姊，親切又好學。只記得前幾週老師看我什麼都不懂，只用簡短的語句說了幾句話，就叫學長指導我一些最最基本的動作與概念。數週之後老師才正式與我談「畫」，頓時覺得，自己才長了耳朵！

老師在評畫、改畫時是毫不留情的，絕對不講情面有所遮飾，訂正的字字句句比刀劍還要銳利，就像外科醫生的手術刀一般，對該切除的東西毫不留情。初學素描的我真有些招架不住，可是當畫架收起來時，老師反而用鼓勵、輕鬆的鼓勵與安慰，代替嚴厲的教誨，此時常常可以聽到老師宏亮而開朗的笑聲從畫室傳出來。這些教學態度，在潛移默化中培養了我日後教學的客觀性。

在畫室時，每個人都相當專注

，因為大家都在尋求老師的肯定或在聽聞老師一針見血的指正。而老師坐在每張待改的畫前，所說的話更是精采極了，因為他依每個人的個性及吸收力，用最通俗的比喻來教他的學生，讓每個人都能了解他在說什麼。當然我一邊畫自己的畫稿，一邊就偷聽老師的每一段對話，這真是一大樂趣，也確實讓我收穫良多。如今想起，老師真是「因材施教」的最佳典範。

陳老師讓畫室的每一份子都像兄弟姐妹一樣。記得我參加聯考時，帶著無比惶恐的心情來到人地生疏的台北，還好是靠著「陳家班」的學長學姐們的指導和照顧，才得以安心下來，保持實力應試。這個模式，深深的感動了我，於是隔年我亦抱持感恩的心，給予學弟妹們所需要的安慰與照顧，讓他們把影響實力的因素降到最低，才不枉費老師的苦心和他們自己學畫的辛苦。這種付出讓我覺得榮光第一有幸延續了「陳家班」的優良傳統。



與洪孟芬、方美心攝於高雄名展畫廊

陳哲與我

洪孟芬

台南市國中任教

每次回去看陳老師總是會帶回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他是標準的藝術教育者。一天24小時，一年365天，將生命的能量都投入於美術教育，孕育出無數藝術界的精英，在教學的過程中這股熱忱更成為他豐富的藝術創作來源。

老師對學生的付出是不計較的。記得我還在嘉女就讀時，畫了生平第一張油畫，由於是第一次嚐試油畫材質，所以請老師修改，後來這張畫輾轉被其他老師塗改過，事後老師知道了也不說什麼，倒是害老師被師母數落了一番，當時的我，內心非常難過，卻表達不出因為自己處理不當，而讓老師被數落的愧疚，這些點滴，老師也許不記得了，卻在我內心愈久愈清晰，愈久愈溫暖，也許不計較時，無形中得

到的，反而更多！

人生是可以有多種選擇的，當你努力將自我提昇到一定的程度時，你可以選擇當個政治家、醫生、律師……等等，有一群人選擇了藝術（或者是藝術選擇了他們），這些人在現實與理想中間面臨外界多少考驗、質疑，夾縫中的生存條件，有人妥協，有人逃脫，成為藝術界的逃兵。

所以当陳老師舉行六十回顧展時，我們看到的是：一位藝術工作者四十年來的執著、努力與忍受創作孤獨的勇氣，在沒有掌聲的舞台上，付出了四十年的心血，踏實耕耘著內心的一畝心田，而今我們也看到他日益拓寬的天空。

電視新聞正報導著一位研究生為了成績不擇手段向同學下毒，形同慢性謀殺。在一片灰色的失望中，在如此急功近利速食文化中，卻也有像陳老師這般的清流在這塊土地上默默的奉獻。

人生是充滿選擇的。何其幸運，生活在充滿自由選擇的年代，更要懂得執著、珍惜，執著你的興趣，珍惜自己所擁有，才不容易迷失。執著、珍惜、勇氣，在陳老師身上，我找到人生最好的答案。

那一年我在陳哲畫室

張秀雯

嘉義蘭潭國中任教

民國七十一年夏日的一個午後，我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按門鈴，應門的人是我小學同學。我有點兒驚訝，隨即意會，原來我要找的美術老師，竟是她父親。終於鼓起勇氣說了一句話：「我要找陳哲老師學畫。」

第一次拜師真緊張，老師很嚴肅地問我：是否真想走藝術這條路，如果不是為這目標而來，只想學「趣味的」，他是收的。我顫顫點頭，表示自己的意願，不過也嚇得一身冷汗。我告訴老師自己讀的是自然組，因考上化學系與志趣不合，所以要轉組重考，目標是師大美術系，終於老師點頭答應了。

初入畫室，老師和我「散步」，談學業，為何想學美術，家庭狀況……，天南地北，無所不談，猶如口試。晚上畫室裡好熱鬧，常有許多學長回來找老師談畫，談藝術及各種問題。當時的我總默默的傾聽，老師的言談總能令人熱血沸騰或潸然落淚，也可以鼓舞你朝理想勇往直前。那一年在畫室裡，我曾因老師的讚美而信心百倍，雄心萬丈；也為老師的批評而傷心落淚，鬱鬱寡歡。

多年後老師常提起，第一次認識我是在縣政府的寫生比賽中，是我用筆大膽，又是自然組的學生，印象深刻。最近才知道，原來老師也和我有一樣的經歷（從自然組轉到社會組）。如今每次看到老師的畫，總令我感到眼睛一亮，有一種愛不釋手的感覺（尤其是老師的小品）。我佩服老師將自然、生命、事物的感受，用形、色、筆觸展現

出一種充實而豐沛的生命力。我想對藝術的執著就是如此吧！

夜靜了，聽著蛙鳴，嗅著花香，又使我想起那一年我在陳哲畫室……。

永遠的陳老師

洪瑞菱

桃園陽明高中任教

更進一步地敬佩陳老師，是在大學畢業後。

當自己站上講台，面對來自四方、特質各異的學生，才發現教學不是那麼容易。

更進一步感謝陳老師，是在自己結婚生子後。

當自己沈浸在家庭的美好時，才知道，要將課後的時間，再與學生分享，需要多麼地割捨。

美術科的老師，常抱怨授課時數太多，沒時間畫，而陳老師的時間在被學生剝奪殆盡的同時，卻又神奇地生產出不少他個人的精彩作品。

更厲害的是生活全被學生佔據後，老師、師母仍將子女教育得那麼出類拔萃。

更不可思議的是從我進畫室到考上大學到畢業分發到教學九年的今天，老師居然都沒變老。

這謎團，或可由去年底，我邀請老師北上陽明高中美術班作專題演講時，得到解答。當時老師說了一句話：「只要你們需要老師，老

師都會願意幫忙。」

老師的全心付出，為他贏得了圓滿的人生。

罵畫不是罵人

徐作芳

陳老師在我的感覺中是位用心畫畫、快樂打球、認真教學、關心學生、風趣、有時也有些風流的人。當學生遇到問題鑽牛角尖時，能轉導學生換個角度想，但我們有時卻很難改變老師對事物既定的看法。對於老師想知道的事，圓話的技巧可是一流的。

剛認識老師時，是在高三，當時十多人擠在老師家小小的客廳內，雖然擠，大家都相當認真的學畫到繪畫到十一、二點。因很晚學畫，所以高三了，畫得並不理想，常常令老師繪畫考不上，而我也常常挨罵，罵到每次要去老師家畫畫，經過圍堵總想繞個圈回家去，雖然現在自己當了老師，能體會老師當時常說的「我罵是針對畫不是針對人」，可是時常挨罵的心情真不好受。現在在研習時偶而會遇到老師教過的學生，現在也在當老師的，似乎到現在仍會怕老師。

不過與老師相處久了，就知道老師也是十分關心學生的，教畫評畫是嚴肅認真的，平常生活則平易近人。記得以前曾有一次去畫畫，與同學把畫與都擺好了，但我們倆都不太想畫，同學心情也不好，於是東西收收，趁老師吃飯的時候偷

偷偷回家去，隔天就接到老師詢問的電話了。以前畫圖時，老師也會接到高中學生打來的電話，那是因為老師擔憂學生跑出去玩或打瞌睡，而希望學生定時報告讀書狀況打來的電話。

老師每天的生活也很忙碌，想想以前老師常常要花時間接聽很多學生打來的電話，並回覆很多對學生寫來的信件，真是不容易。一直到現在，畢業快十年了，平常也很少與老師聯繫，不過老師仍是好耳力，一聽聲音即知是誰打來的電話，對於術科方面的問題，不懂的請教老師，老師仍是一一講解。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傳道、授業、解惑也。

老師的超級愛徒

巫婆（李淑娟）
師大美研所碩士
嘉義高中任教



寶貝高徒陳介一、李淑娟和小丸子、小乖妹

自從民國七十二年走進延平街70號開始，我的人生有了很大的改變，因為我認識這輩子最好的老師，也是最好的朋友——陳督。

心思細膩、開朗與積極的人生觀，使我在潛移默化中深受影響；更由於老師「好事」的個性，讓我找到好先生，但從來沒有好好的謝過老師，剛好利用這個機會，「老師，謝謝您。」師恩浩蕩，無以回報，只好再說一次謝謝您。

老師的愛徒

陳介一
東海大學美研所
嘉義高中任教

就像父親般的照顧自己的學生（及學生的家屬，因為我姊姊摩托車的執照是老師載她去考的），也佩服有這麼多學生的老師，竟有那麼多的耐心與愛心。沒當過他的學生很難體會他的細心，他的好就像他的畫一樣，需要您細細的品味。

個展的日子到了，畫展或不成功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師高興很多學生會回來看他。

他一手擦掉了我整晚的心血

郭雷敏

國立台灣師大碩士
嘉商任教

我是在高二那年開始向陳督老師學畫，陳老師的畫室十幾年來一直沒什麼改變，記憶中畫室的亮聲與自由開放風氣，是令人難忘的溫馨回憶，也是我在單調枯燥的高中生活中的一股學習動力。

老師評畫是一絕，他總是能令學生在輕鬆幽默的氣氛下領悟與成長。記得有一次我在畫素描時一直畫得不順手，但也不知那兒出了問題，就在困惑之時，只見老師走到身邊大手一揮，擦掉了我整晚的心血。這個突然的舉動讓一旁的我頓時愣了一下，心情也掉到了最低點，我想老師一定認定我畫的不好，沒想到此時老師回頭對我說：「你看這樣不是好看多了，素描說該是這樣畫！」一時之間解決了長久在心中的困惑，並讓我在以後的學畫日子裡受用頗多。

老師的畫一直有他獨特的風格，求新求變，並能利用各種技法與素材來作畫，風格鮮麗，色塊分明，畫面顯色變化豐富，並能在統一

中求變化，變化中求統一。老師那永不放棄學習、長保赤子之心的處世態度，就是我对老師最深刻的感覺。

踏進畫室，走上創作之路

羅雪容

日本金澤大學碩士
台南家專任教

民國七十三年夏天進入畫室習畫，由入門而入行，由學習而創作。這一切緣起於進入畫室接受訓練及考上美術系學習專高課程開始。哲師為人風趣幽默，在評畫時更以淺而易懂的分析讓我們能手腦並用，具有靈敏的反應及純熟的技巧。回憶當年剛進畫室時，眼不明手不巧，沒有辦法畫出一張像樣的畫。自己在回家的路上邊騎腳踏車邊把評畫時的一言一語回味一番，回家做成筆記，半年後總算漸入佳境。這樣的起步，每張圖自己都編了號，有了評語，轉換成技巧及表現。現今仍回味坐小板凳的日子沈浸在哲師的妙語中。畫室的向心力使大家成家立業後仍回來探望，延平街的紅門成了幾十年不變的標誌，每晚排滿了學子的腳踏車。

哲師指導我們畫畫也為師生展誇力，更為後輩做進退。嘉義是個可愛的地方，其腳步正適合創作者輕鬆自處。退休後的哲師有更多的

心力集中在創作上，哲師的作品在時間中展現不同時期的表現，有甜美色彩，流利的線條及疊色般美麗的肌理和筆觸；有煙火般炫麗的黃橙色調，也有恬靜如水的紫藍色調；有戀愛般的幻想，也有音樂般的律動。

自己上了大學後開始接觸更多的畫材及表現法，也藉著參加比賽磨練畫技及資歷。也許是自己的任性及孤傲，很容易在生活中起伏，哲師總以其極大的包容力開導。民國八十三年自日本留學歸來後脫離學生生涯，適應工作及生活，十年中的努力與方向好像都從踏進畫室開始。

他敲家門，叫我唸書

蘇文雄

台中大明中學任教

「陳家班」這三個字，幾乎是嘉義地區子弟出外就讀美術系感情的代名詞，陳哲老師，是大家公認的長青樹，他將嘉義關注美術系的學子們的夢想，一一實現。

民國七十四年我很幸運地拜在陳哲老師的門下學畫，而因為自己的疏忽，被學校留級，在榜徨無助的心情下，陳老師伸出了援手，讓我可以隔年順利地考上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現在我時常以陳老師當年對我鼓勵的話訓勉自己的學生：「不要以眼前的小成就為滿足，將來的成就才是真正的成就。」我

也忘不了當年陳老師每天要上山仔頂打球時敲門叫我唸書的那一幕，如果不是當年的種種鼓勵及鬥志的激發，也不會有今天的我。陳老師從不放棄任何學生，在講評時，會利用畫畫中的缺點引發學生的鬥志及重拾學生的信心，所有陳家班學子，都能在隔年從失敗中重新爬起來，因為我們大家都相信陳老師會帶我們衝破難關。

陳家班（也可稱為 TEDS 畫室），大概前後三十多年了，陳老師教過的學生現在幾乎散佈於全省各地，前不久我在台中遇到一位電台的主持人及一位報社的主任，竟然全都是陳老師的學生，甚至我自己學生的爸爸當年也是陳老師的學生，用桃李滿天下來形容他是最適當不過的。

陳老師有人叫他陳爸，也有人叫他 TEDS，他的畫展無論是個展或是聯展，常常是人山人海。還記得民國七十八年陳老師的第一次個展，幾乎所有歷年來的「陳家班」子弟兵都到現場祝賀，可謂盛況空前，我們期盼陳老師的個畫能多辦幾次展覽，這不僅是我們的願福，如果每一年都辦一次，那麼以前的年初二回娘家就可再延續了，因為全省各地的「陳家班」又可以同聚一堂了。

我以身為「陳家班」的一員為榮，希望所有的成員繼續為陳家班新傳效力，使其延續百年不墜。



輔大的五大路

鈴木機車與汗衫上的小洞洞

劉江霖

輔仁大學應美系任教

「創作力的可貴，歸於那份純真、樸實的流露。自然，一直是從事設計工作者所熱於表現、模仿及探討的形式，為的是想求得那份「真」、「善」、「美」甚至昇華至「聖」的境界。」

「在諸多的創作法裡，遊戲的法則儘管多變，但也隨著當代精神的滲入為時尚劃下時代注解，其精神、終極目標是一致的。且是相通的……」

如果問我三十歲前最難忘的事，就是 TEDS 老師的鈴木機車和那件有許多小洞洞的汗衫了（高中時代，因為美北港開通車學畫，往往晝夜開機車，承蒙老師厚愛以機車

搭載趕車）。我想，這就是老師最自然的寫照了。

摩托車沈穩的發動一如老師教導及創作的毅力，腳踏有勁，儘管路面有些顛簸，但是勇向前行，不斷摸索、前進。汗衫的小洞洞是自然的表徵，「真」、「善」、「美」的代言，代表著自然的思考、純真、率性，毫不故作，這些特性，均在老師的生活及畫作上表露無遺。

老師平日所表現的求知精神及注重「真」的教學方式，深深影響我今日作設計及待人處事—凡事不要有枷鎖，積極努力，樂觀進取。

老師也喜歡聽歌

陳文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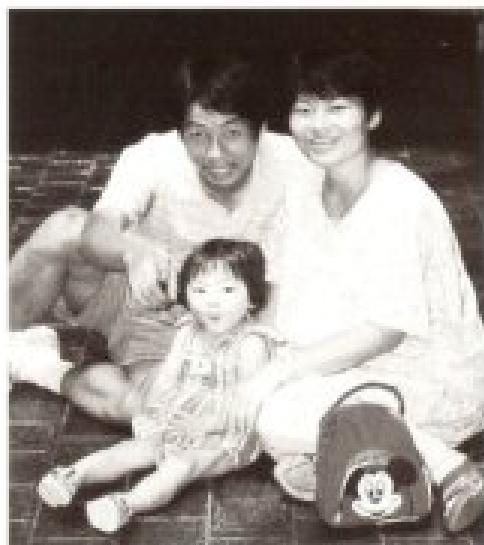
專業畫家

鮮少人知道，陳哲老師除了繪畫之外，對音樂也有廣泛的涉獵。從嚴謹的巴赫、洗鍊抒情的喬可夫

斯基、慷慨激昂的歌劇詠歌曲、輕鬆愉悅的史特勞斯圓舞曲、瀟灑瀟灑的拿波里情歌到極富鄉土氣息的台灣早期田仔歌，他都能深入聆聽欣賞。音樂是另一種精緻的藝術，透過樂音傳達的起承轉合，滋潤了他的心靈與創作，對我也是極大的啓發。

老師是一位身教與言教並重的教育家。在我就讀高一時擔任我的美術科教師，受到老師諸多的鼓勵。高二時正式進入老師的畫室習畫，在畫室三年間，除了老師對繪畫觀念以及待人處事嚴格的要求之外，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年術科考試前在教師會館準備期間，老師一方面教畫，另一方面還對每個學生個別約談，出發到考場前全體師生的精神大會師，更是將氣勢提昇到最高點。

平常，老師以自身的求學歷程勉勵我們「不要被挫折擊倒」，離開畫室後，這句話一直伴隨著我至



Wonderful · 淑女和庭庭

今，成了我的座右銘，也幫助我在課業、工作上克服了許多困難。雖然無法經常回嘉義看他，但是常常打電話給他，與他分享生活上的各種體驗，他的生活經驗，亦使我不斷成長。認識老師至今，匆匆已過十個年頭，而我所受益於老師的，又豈止是畫畫而已！

溫暖在心

王適合
嘉義高中美術組長

從小學即對美術情有獨鍾，高中美術課更在陳哲老師幽默風趣的引領下，決心拜在陳老師門下，投考大學美術科系。

進入「陳家班」使我高三單調的讀書生活有了回家般的溫馨。老師不但在畫畫教學中傾囊相授，十分關心我們的生活與課業，其樂觀豁達的生活態度，更影響著每一位同學。在老師開放又活潑的指導下，畫室中總是笑語不斷，討論與交流之聲不絕於耳。

師母則總是在已近午夜之際，做畫室的清潔與整理，數十年如一日，使我們這群離家的學子看在眼里，溫暖在心。有些家境不寬裕的學子，三餐已是不繼，而老師與師母的了解與無求的付出，更是無遠弗屆的影響這些學子的心。這使我們在白天繁重的課業之餘，亦不敢輕忽怠惰於畫技上，通宵達旦，亦屬常有。焚膏繼晷，白是樂此不疲。

行文至此，十二年前的學業生活歷歷在目，彷彿昨日陳老師亦師亦友的態度，用心良苦的教學，師母的優良書體，畫友們相互砥礪扶持，種種情景深植心中，成為我在教學及創作上最大的助力。



林桂香回國時留影

吾愛吾師

林桂香
美國紐約大學美術碩士

他是一個充滿知性，對自己和別人都要求完美的藝術家。他的天眞和畫面層層跳動繽紛的色彩，天眞無邪。他的嚴謹，使每位和他一同散步的學生都在竊語到他的背後省思三分。那個課課時，常吟唱某人到轉角街口買包“統一麥香紅茶”，時而喃喃哼唱歌劇“茶花女”，對於林強、劉德華、郭富城……卻一點都不知道，那個總是騎著已略過時卻保養得宜的紅色三陽機車，

上山下海看雲去。「今天老師不來了」，又是賽球去了。那個勤練西洋畫卻也偶而練書法，詮釋藝術如同心理分析的老頑童，殊不知，也已步入六十耳順的年紀了。吾愛吾師。

老師知道我膽小

楊慧欣
板橋國小任教

陳哲老師有凡人無法活攝的魅力，吸引了各路英雄，英雄爭先恐後地來向老師學藝。羅姊妹、足婆、大快、慧慧、小牛都來了，香香、妹妹、素素、阿銘、學姐也來了，還有大柱子、小朋友、WONDERFUL、SHAKE、HAMOR……，還有更多後起之秀也紛紛來報到。到底這群人是給什麼「迷進去」？

記得參加大學聯考那年，各大學美術系都有許多畫室裡的同學上榜，考上同校的都歡歡喜喜要一起去註冊，熱熱鬧鬧地討論要租房住一起，好互相照應，只有我是獨自考上竹筴，在風城又舉目無親，老師知道我一向膽子小，怕我害怕鄉病，所以經常寫信鼓勵我，每回收到用毛筆寫在宣紙上的信，心中便湧現陣陣暖意。雖然新竹的風總是冷冷的，同學卻很羨慕我經常收到「家書」。更讓我驚喜的是，校慶園遊會時，老師和師母竟率領考上

其他大學的畫室同窗到竹師來看我。見到這一票讓我又想又念的人，真是令我感動莫名。老師的愛讓我覺得好溫馨！

老師不僅是教我們畫畫的老師，更是陪我們一起成長的好朋友。我們心裡想的，老師都能明白。在老師的字典裡，找不到「代溝」這個詞，所以我們一向信任他、愛他、敬他。

頗有興趣。高二那年經母親的提議並和家人溝通之後，更決定轉社會組，投考美術系。經由父親多方打聽和伯父陳銀輝先生的介紹，有幸進入陳哲老師的畫室，跟隨老師學畫。

在老師畫室習畫的這段期間，受到老師的細心教導與薰陶，使我於接觸藝術創作領域之初，得到許多寶貴的經驗與知識，也為日後繼

天能有這些成果，都必須感謝老師的辛勤教誨。

老師是一位兼具感性與理性的藝術家，作品有著感性的色彩、理性的結構與思維。在學生心目中亦是一位對教育工作十分執著的好老師。師生相處極為融洽。老師的待人處世及生活態度，尤令我印象深刻。記得多年前第一次收到老師來信是在成功嶺大專集训時，信中殷殷垂問，讓人倍感溫馨，這些信我一直視如至寶。

亦父亦師亦友

賴毅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
造型藝術研究所

每年大學聯考的美術科考場上，總是看得到一群提著紅紅綠綠塑膠水桶的應考生，這大概就是嘉義陳哲老師帶來的「紅桶隊」，分別來自嘉義地區各個中學。

每年的聯考，學長們便自動聚集，帶領學弟、妹們應考，這已成了畫室的傳統，也是每年一度，來自各大學的陳家班學生齊聚一堂的同學會。陳老師就這樣每年不斷地送走學生，每年面對新面孔，留下的就是陳老師及這成了傳統的「陳家班」。作育英才，桃李滿室，就是陳老師的大作品。

我曾經是其中一員，雖然現在物大些，還是會不時地回去探望。總是忘懷不了當時習畫的情形及學



給陳昱銘的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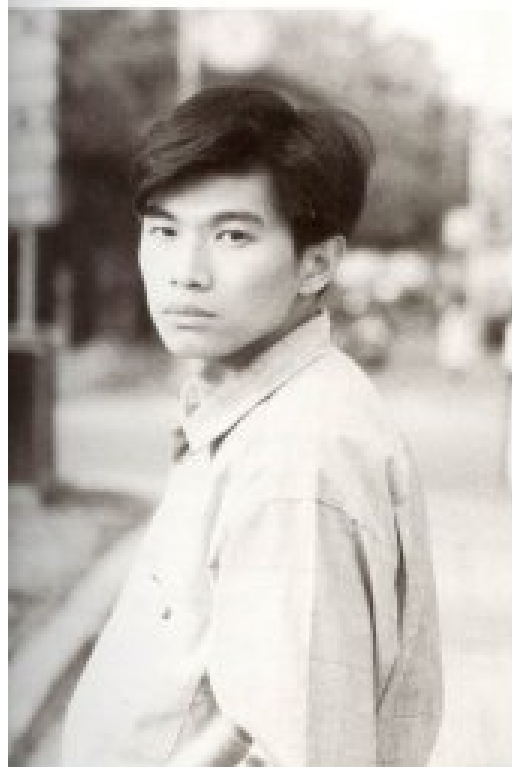
我們用「心」溝通

陳昱銘
西班牙國立薩拉曼卡大學碩士
國立嘉義農專任教

高中原本念自然組，但平時就喜歡拿著素描簿寫生。學校的課外活動，也參加了美術社，對於繪畫

續從事藝術創作奠下了深厚的基礎。

考進東海大學之後，仍經常收到老師來信鼓勵，畢業在台北悠閒藝術中心開的第一次畫展，亦受到老師的指正，使我更堅定的往這條路發展。父母、老師鼓勵我至西班牙留學。經過一年的學習，順利通過語文考試，進入國立薩拉曼卡大學美術系碩士班，於八十四年完成學業，取得藝術碩士學位。畢業後於西班牙首都馬德里文化中心一次聯展中，作品獲文化中心收藏。今



親親說「我會是世界級的畫家」伴間的清談。至今，大家相聚一起，還是津津樂道。

回想在嘉義高中唸書時，晚上就在陳老師家學畫，常常逗留到天亮。有一天陳老師告訴我：「你將來會成為畫家」。我就沒管他是有意無意地信了，就這樣走上藝術這條不歸路。

在參加聯考前不久的一個下午，偷閒睡著懶覺，陳老師出人意料地從嘉義市騎著機車到家裡來叫醒我。他常常騎著機車走訪學生，直到現在，我若回家的話，也偶爾來看我。他也經常帶著大家挨家挨戶祝賀題名的同學。記得一次聯考放榜後，我們要到斗南洪尚華家放鞭炮道賀，途中遇到雷雨，陳老師帶著大家風雨無阻，大家都淋成了落湯雞似的。這就是陳老師的「帶隊」精神，他的「哲」學。

說到人生哲學，他總是不時地對我們提他的「冷凍」哲學。他也喜歡寫日記，有時用筆記簿，有時用畫布。

我們時常一進出遊，一回到大陸旅行，在爬山途中，還是他老人家不時地伸出援手，「攙扶」我這少年仔。他天天打球的身體，真是老當益壯。可是每天晚上一回旅館，他就不行了，不會洗衣服，這是他的另一面。

一次假期，他又出國，我幫他管理畫室。我是畫室的常住客，陳老師乾脆給了我畫室鑰匙，我可以隨時去畫畫。

記得我唸碩大的時候，陳老師一來台北，我們就一道出去參觀美術館、逛畫廊，偶爾我們也一起師生聯歡。

一起看畫展、逛畫廊、聊天、旅遊、聚餐、師生聯歡……，與陳老師和師母的清談就是這樣點點滴滴地累積。陳老師實可謂之：「亦師、亦友、亦父」。

我是老師救起的井底之蛙

何村涼

六嘉國中任教

陳哲老師是我最敬愛，也是最難忘老師。

從小我就夢想當一個畫家，記



最會害羞的何村涼

得高三下學期，為了思考大學資優考試，在我的老友也是同學賴毅的引介下，進入了畫室。猶記得那時老師一臉訝異的看著我，再二個月就上考場了，現在才來學畫畫？當時的我就像井底之蛙的無知，以為自己喜愛畫畫，自覺畫得不錯，就能應考，當然第一年慘遭滑鐵盧。剛到畫室的那天，猶帶著忐忑、憂慮的心，但沒多久，立刻被老師幽默、詼諧及同學友愛和樂的氣氛給迷住了。從此也爱上了這個像「家」的畫室。老師真是個偉大的教育家，在高中雖沒上過他的課，但在畫室裡，更能親身體驗到老師的教育熱忱，以及對學生的那份深入人心充滿溫暖的愛。是老師把我從井底救起，不斷的在我挫折失敗的時候，鼓勵教導我。如果沒有他，我也無法考上師大美術系。

老師是個樸實不喜奢華的人，看似平凡無奇，但從他身上，卻可

得到不平凡的智慧。他是個快樂高手，除了自己很會享受快樂外，更能將快樂氣氛帶給每一個人。他愛學生就像疼自己孩子一樣，也因此，每一個從這十坪不到的「搖籃」裡成長的孩子，無不懷念敬愛這個偉大的「天才老爹」。畫室雖小，五臟俱全，在老師辛勤教導下，一次又一次的創下聯考奇蹟，培育一批批的美術人才，許不知曉嘉義有個陳哲畫室。老師真可謂功在一方，桃李滿天下了。

我很喜歡老師的畫，從他的畫裡可以感受到真誠無邪的心靈，畫面上有時會令人不由自主的感染一股快樂喜悅的氣氛。有時又令人陶醉在那神秘的幻境中，想去探尋那富含想像力的空間。老師的畫就是他生活的寫照，幅幅精彩，撼動人心。



學哲的觀看媽許綺佑

陳哲的理性與感性

許綺佑

台北市政府法律諮詢

我想認識陳哲老師的人，都不得不承認他是個魅力十足的老師。

在教學中，他喜歡以日常生活中的例子，甚至毫不忌諱地拿自己的身高、五官開玩笑作比喻，活潑的語彙，配合豐富的肢體動作，讓學生在笑聲中體會到他要傳達的概念，由此可窺見他自然、自信的一面。而他善於傾聽、自由開放的態度，往往讓學生在談話間，不經意地洩露了心事。課堂中，他細心地發現每個學生的特色，結合課堂中隨手拈來的話題，總是教室氣氛熱烘烘地，每個學生都感受到老師關愛的眼神，於是許多學生很感動地，第一次發現了「獨特的自己」。由筆者曾在學校任教的緣故，因此知道要讓學生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作「認真有效」的學習是高難度的教室管理藝術，而陳哲老師在鬆緊之間掌握得如此恰到好处、自然，令人分不清究竟是他的特質使然，抑或是他的教室管理技術已臻爐火純青之境？當然，我想最重要的是，他願意花時間兩心與學生相處。

相對於他幽默風趣感性言行，規律生活習慣展現了陳哲老師理性

的一面。固定起床、作畫、打球、上課，不變的生活規律幾乎是數十年如一日，即使頻繁的人際互動也無法弄亂他的生活秩序。不同於一些藝術家任性無秩序的生活，與現實世界處於緊張、衝突的關係，陳老師與世界有和諧平衡的連繫，而簡單規律的生活節省了生命能量，使他可以同時兼顧到自己的創作和與學生聯繫的互動，這也是他生活上的智慧。

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不間斷的創作習慣，認識老師十幾年來，見他始終維持著作畫習慣，無視時代，不受制於整個大環境，從過去到現在，一幅幅畫作留下他對生活的紀錄，對歲月的留言，可想見他內心深處那份對藝術創作真摯的熱誠。

總覺得陳哲老師對生命的經營和他的畫是同樣地豐富而深刻，而他對創作熱誠和堅持更是令人感動。在生命的旅途中有緣遇到這樣努力認真又有趣的人，真好。

乖乖

高玉娟

嘉義市大同國小任教

當年，我們總搶著說：「老師好！」但原先它卻只是一個師生間的遊戲，演變至今遊戲還在，包含更多的敬意。

老師的記性很特別，他可以使難以記住的名字轉換成簡單符號或

改編成一首歌，許多時候他佯稱記憶不好，卻能讀出躲在角落那位學生的一舉一動。

我應該算是幸運吧，擁有一個很俗的綽號——乖乖。有時我不得不對我的老師——陳哲，感到驚訝。當我受委屈，老師「乖乖」緩緩地喊；當我偷懶，心不在焉，老師「乖！」厲聲叱斥；平時就端看當天的天氣而定「ㄍㄨㄞ ㄍㄨㄞ」、「ㄍㄨㄞ ㄍㄨㄞ ㄍㄨㄞ」、「ㄚ ㄍㄨㄞ」……乖的學問彷彿變得好好好大。師院畢業前夕，老師信中提到：「以後當老師，對學生說乖乖，然後會心一笑。」

多年後，“Ashcan School”使我想起老師，關鍵是“Ashcan”。記得老師有次從垃圾場裡撿回一個別人丟棄的、破舊的娃娃，娃娃的主人恐怕已將它遺忘了吧，它卻成爲老師筆下的小主人，同時老師總不厭其煩地向我們敘說他是如何看見它、如何找到它、如何清理它……如今一字一句彷彿依稀在耳際。

以前不知老師很有名，離開了畫室，「陳哲」二字成爲我的護身符，是怎麼的一種魔力，使我因爲「陳哲」而倍受注意且在讚美之中成長，是因爲中國歷久以來名師出高徒的觀念吧！我不是高徒，但老師確是經師、人師。

老師叫我小俠

王育真

草屯旭光國中任教

陳老師是我的繪畫啓蒙老師，第一次見到他是在草屯颱風橫掃過境的那天晚上。潛意識裡對著過往老師的印象，只覺得這個老老的，又有些威嚴，可是又有一張娃娃臉。放眼看去，學生不多，畫室更小，這小小的地方，卻有著一股與眾不同的氣氛，令人想親身體驗看看，就這樣，延平街70號的小小畫室，成了我高中之外的另一個天地。這裡的人、事、物一點一滴的在這三年中慢慢的滲入我的生活，成爲了我自己生命中的一部份。

在畫室，老師、同學都叫我小俠，這個曾叫同學伊娥的外號是老師取的，因爲臉孔長的像一位叫大俠的學妹，但是身材又小她一號，走起路來，大搖大擺、粗粗魯魯像個小男生。於是“小俠”便成了我的另一個名字。雖然現在的朋友、同事都不再叫我小俠，但我仍喜愛這外號，因爲它融合了許多關於畫室的往事，更是自己青春年少的一部份。

對於老師，說實在的，我一直覺得老師是那種有點好又不會太好，有點詐又不會太詐的人，他很能洞悉人心，因“材”施教，像他最高興他喜歡成績好的學生，於是爲求在他心中有一點小小的地位，像

我這種不報輪、成績卻不甚好的人，就不敢太貪玩，乖乖的念點書，沒事就到畫室報到，考試加上一點運氣，沒想到竟然能考上師大，沒有淪落補習班。其實還是要很感謝老師的好詐，若非他如此，今日的小俠，也許人生道路走得就比較辛苦了。

老師其實是很多同學的貴人，鼓勵、刺激，甚至不理會，都變成了一種有形、無形的力量在驅策同學向前進，無論是學業或自己的人生。

以前畫室很小，卻是許多同學的家，那裡二十四小時開放，應有空想畫圖都可以去，我沒事就喜歡往畫室跑，真正畫圖的少，找人練嘴皮子的多。常常遇到老師一個人在畫圖，於是跟老師有另一種不同的接觸。對於聊天的內容，早已忘記，但那時的感覺卻深植於心，那是一種獨占老師的喜悅。對我，老師不再只是一個老師，而是包含更多像父親般的情感在裡面。每次回嘉義，就會想到曾經坐著老師的鈴木80四處閒逛，走在中埔往嘉義的那條路上，便想到老師的車子就是在那裡被我踩壞的……，那是我和老師生命中某個共同回憶的點，那許多深刻的印象，回憶起來都讓我在高中生活中比別人多采多姿。我想，陳哲畫室的學生比別人幸福的原因之一，便是大家多多少少都能與老師擁有共同的一段回憶（只有兩個人的喔！）

老師，恭喜您要開回顧展，想起以前您持續不斷的作畫，想起那

些無處可放而只能畫在床底下的畫，想到您的毅力與匠心，更想起您曾告訴過我的，你一直認為天上那顆最亮的星星就是你的本命星。一直記得您說過的那句話，一種對生命的期許與肯定。

老師，真心祝福您，小俠相信您一定會是天上那顆最亮的星星。



她是Venus的妹妹

我心目中的老師

張素菁
中壢國中任教

對於「陳哲老師」這個名字，在國中就已時常出現在我的生活中，想想那段日子，真是可怕的回憶，我的升學壓力，竟然來自一個名字。用心的父親輾轉打聽到有個教

學認真又嚴格的老師，但這個老師會選擇學生，因此我的國中階段就是為了要進入「陳哲畫室」學畫而努力。父親的那句話是我沉重的壓力——沒有考上嘉女，老師會不收你哦！

第一次拜見老師時，實在是緊張的不得了，好幾次在去的路上跟爸爸說「下次再去吧」。會這麼害怕當然是跟傳聞有關係，如果將那些傳聞全部集合起來，在我「小小的心靈」裡，老師就有如魔鬼兵團的團長般令人敬畏。不過見了面之後，老師很和藹，也許是我那般的緊張，怕嚇到我，不過事實證明，從我第一次開始學畫至今，老師都非常親切而且愛護我。現在回想那段日子裡，不曾被老師罵過，即使畫得不好，老師只是說說缺點，從沒講過重一點的話，有時自己會懷疑這樣對我是好是壞，但為了不使老師及父親失望，我還是努力地考上第一志願。

老師幫我取了個綽號「維那斯」，這個名字跟了我好幾年，剛開始我有點不好意思被叫這個名字，因為我並不漂亮，而「維那斯」卻是愛與美的象徵，但久而久之，同學們忘了我的本名，只記得 VENUS 這個代號。

老師教畫時，會將高三特別分開為加強班，那時讀高二的我被分到高三班跟學長、學姐一起學習，每當老師要罵人時，總是要我到外面去散步——二圈再回畫室。

因為家住得遠，每次學完畫，必須到車站趕上最後一班九點半的

車。每次老師檢討畫作時，還會一面幫我注意時間，先講解我的作品，騎車帶我到車站再回畫室繼續解說其他同學的。那段車程雖然短短的，烙印在我心中的卻是一股長長的暖流。

老師有時會告訴我一些心事，雖然我沒辦法幫他解決，當個傾聽者或是安慰人的角色，可能比幫老師解決問題還來得重要吧。

像老師那麼鎮定的人，還是有緊張的時候。有一次我帶師大的同學到嘉義來玩，回去時，老師就要開車送我們到車站，已經買好的火車票，眼看著時間就到了，卻還塞在路上，動彈不得，老師著急起來了，急急的按著喇叭催促前面的車子，於是我去告訴老師，「這班車沒趕上，還有下一班，沒關係，慢慢來」。但是厲害的老師，在最後一秒裡，安然的看著我們坐上預定的火車離去。（PS：小小的事件，沒想到老師到現在還記得。）

教學很活的他，在高中時就會跟我們這些徒子徒孫提一些油畫技巧、混色方法，因此在大學裡學到的也許沒有高中時學得多也不一定。

作畫就像生小孩

林芝露
三和國中任教

記得以前畫圖時，只要畫過的

圖畫隨意棄置在畫室，老師便會說：「自己生的小孩自己不要，要叫畫室！」初次聽到只覺得老師還真幽默，竟拿生小孩這件事來比喻繪畫。後來隨著跟老師學畫的時間越久，有點明白這樣的幽默是來自老師對繪畫的態度。一個小孩的出生象徵著十月懷胎的辛苦與分娩時畫畫般掙扎的過程，而繪畫創作對老師而言即是生活經驗的累積與內心自我交戰的過程。每一張畫布皆以孕育新生命的態度看，而每一張作品對老師而言皆是獨特、意義非凡的如同每一個小孩一樣。我想或許是因這樣的態度讓老師在這條漫長的繪畫路上有其獨具一格的繪畫風格吧。

我上了賊船

張睿玲

美國紐約大學

說來話長，這世界上要遇到如此「討厭」的人還真不容易，所以就決定了，這輩子賴定他了。

想來跟他也有九個年頭了，活了這把年紀，他是第一個可以讓我隨便撒嬌耍賴的人，也是唯一可以和我手牽手聊天散步、聽我傾倒垃圾的長者。不賴定他是不行了，因為這世上大概找不著比他更懂我的人，「沒有他，就沒有今天的我。」

也不知道這是那門子的關係，上了賊船之後，居然愛上了賊頭，結果只好決定一輩子當賊了一走上藝術之路。

討厭！我親愛的老師！

鄰家的老爹

李昀珊

國立藝術學院

陳哲老師就像鄰家的老爹似的，總是忍不住要對我們這些後生晚輩訴說生命的意義。對我們這些學生而言，他就像一位可敬的長者、生活中的朋友。要用文字來描寫他，似乎顯得很唐突。

在老師身邊三年的日子，觀察到他身體力行地從事繪畫創作應該是我們這些學生最大的收穫了。沒有一種課本上的知識能夠超越你自己眼睛所見的事實，而老師用他自己的生活的告訴了我們。他總是很能在我們學習瓶頸時給予及時的協助，讓我們能突破障礙。我想我會尊稱他為一位成功的美術教育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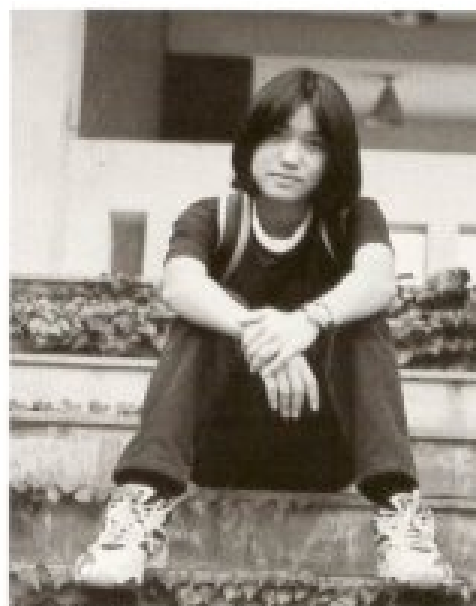
相對於我體驗到藝術教育傳授之困難，我更加地對老師產生敬意。同時，也慶幸自己能在開始學習接近藝術時，獲得他的引導。

你曾經對我說

林沒勵

國立藝術學院

是否走到像我這個地步都有相同的疑問，而我永遠記得你會對我說，要堅強、要勇敢，可以溫柔、可以飛。



美術班可以飛的學生。

美術班遺腹學生的一封信

陳意爭

台中師院

親愛的老師：

時間過得很快，我即將畢業，回想這三年來，老師對我的照顧，我就忍不住、忍不住……想上廁所。抱歉剛才茶喝太多了，先讓我去上個廁所。（三分鐘後）當初會考到嘉中來，我真是感到非常地意外，雖然我的學科還可以；但兩科卻毫無把握。沒想到居然可以考上，更沒想到有緣成為老師的末代學生。

開始上課之後，老師對我的第



我喜歡和學生登山玩水，在泊子寮海邊堤岸合照。

一“耳”印象應該是來自我的名字吧！我老爸為我取的這個名字，實在讓我獲益不少，好多老師老是因為“它”才記得我的。

時間過得好快，我將要畢業了，這三年來，每逢疑難雜症我就會出現在網球場，真的好感謝老師，不厭其煩的替我解決困難，而且又非常的信任我（感情），其實我曾經很欣賞（說欣賞是比較含蓄的說法，就是“喜歡”囉！）一位學長，吉他社學長，可是後來為什麼沒下文了呢？除了我的超強自制力，更重要的是……他不喜歡我。算了，天涯何處無芳草？後來也曾聽他說他也很“欣賞”我，但是，又多虧了我的超強自制力，只好讓對方傷心了！（好像有點臭屁，但這是事實 believe 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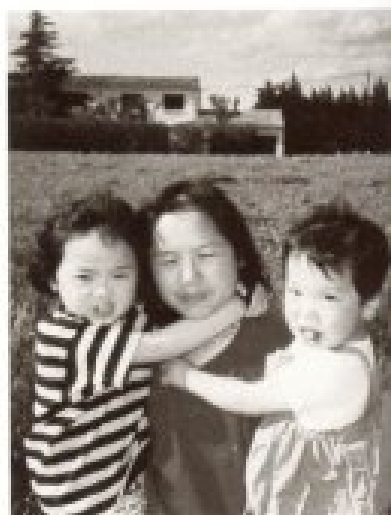
在這離別的日子，除了無限的

感激，還是無限的感激，謝謝您為我做的一切，謝謝您的鼓勵。從那天晚上起，我已經下定了決心，一定要考上××學院或×大，祝福我吧！拉拉雜雜地寫了一大堆，主要還是那句話——。

Thank you very much！

PS：上面的秘密，我以前就很想告訴你，只是一直都找不到機會，現在之所以要告訴你，只是想告訴你——我也愛人，我也有感情的！ 拜拜！

學生惡爭第5.2款



張惠愛與她的小孩。



陳哲（左一）和黃照芳（左二）吳昭義（左三）
陳銀輝（右一）賢伉儷同遊溪頭大學池。



參加張義雄「藝術歸鄉」歡迎晚宴。



出席侯翠杏返鄉畫展。



在文化中心主任室，歡迎廖德政先生（右三）參觀
陳澄波百年紀念展。



六十歲生日與學生同樂慶生。



陳致仁、陳美如合照於高雄名展畫廊。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陳哲畫集／賴萬鎮總編輯，--嘉義市：嘉市文化，民85
面： 公分，--（嘉市藝術叢書：20）
ISBN 957-00-8356-5（平裝）

1. 油畫 - 作品集

948.5

85012472

嘉市藝術叢書 20

陳哲畫集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主辦單位：嘉義市立文化中心

發行人：張文英

總編輯：賴萬鎮

執行編輯：李淑娟

出版者：嘉義市立文化中心

地址：嘉義市忠孝路275號

電話：(05)2788225

印刷者：秋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6)2613121

攝影：新寶攝影設計坊李挺寶

電話：(02)8752678

出版日期：八十六年一月

統一編號：030629850162

ISBN (平裝)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陳哲畫集／賴萬鎮總編輯，--嘉義市：嘉市文化，民85
面： 公分，--（嘉市藝術叢書：20）
ISBN 957-00-8356-5（平裝）

1. 油畫 - 作品集

948.5

85012472

嘉市藝術叢書 20

陳哲畫集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主辦單位：嘉義市立文化中心

發行人：張文英

總編輯：賴萬鎮

執行編輯：李淑娟

出版者：嘉義市立文化中心

地址：嘉義市忠孝路275號

電話：(05)2788225

印刷者：秋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6)2613121

攝影：新寶攝影設計坊李挺寶

電話：(02)8752678

出版日期：八十六年一月

統一編號：030629850162

ISBN （平裝）

